

口述

烽火记忆

编者按 伟大建党精神，浸润在历史与当下的每一个瞬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凝结着无数共产党人的信仰与牺牲，也承载着一个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厚重记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以一幅照片、一位党员的故事，勾勒初心模样，致敬党的生日。愿这些来自历史深处的真实片段，带我们在回望中感受温暖，也汲取前行的力量。

## 慰劳团见证鱼水情

□ 刘胜军

2024年5月4日，济南藏友滕长富先生发来一个链接——某网站新上架一批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人民画报社的存档原版照片。其中，一幅名为“阳谷慰劳团”的老照片，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

画面中军民几十人，皆着冬装，衣着朴素。几张绑着抬杆的八仙桌上，摆着扒了膛的整猪，成筐的鱼和纸烟等物品；地下的筐箩里盛满了花生、乌枣等土特产。照片右侧，几个孩子举着一面旗帜，上书“阳谷慰劳团”五个大字，墨迹尚未干透。照片背面有各种数字符号，右下方还盖有一方“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人民画报社”的蓝色印章。

当时，这张照片配的文字说明是：1946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张凤集战斗结束后，阳谷县组织慰劳团送去慰问品的历史场景。然而随着深入分析，这个说明疑点颇多：其一，张凤集战役发生于1946年10月3日至7日，时为深秋，而照片中光秃秃的树杈与人物所着冬装，明显指向深冬季节；其二，张凤集位于山东省巨野县，距阳谷县约160公里，靠手挑肩抬运送慰问品跋涉如此远路，不太现实。那么，这张照片究竟拍于何处？主要人物是谁？又是谁拍摄的？带着这些疑问，我踏上了探索之旅。

翻阅资料，在阳谷县党史办1986年编印的《阳谷党史资料》第八期中，有一篇李一丁同志《七年忆略》的回忆文章。文中写道，1946年他任阳谷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时，曾代表县里两赴聊城慰问参战部队：“1946年1月1日我军包围聊城，有我分区部队、军区部队。我分区部队

驻东关大街，县委派我代表县前往慰问我们县升级战士占多数之团，团长、副团长，政委、副政委等热情欢迎，还到南关军区第一纵队之炮兵连去慰问，也因那里有我县新升级之部队……带去的慰问礼品，大约三挑鸡蛋、三挑肉，还有几挑白面粉。那时部队吃小米，白面粉是上等食物。进城关要走小路，所以挑东西去……”；另一次是：“1947年元月1日我军解放聊城，我代表阳谷县前往慰问，先到东关慰问我县升级部队，后到南关慰问。所见领导干部都同上年，在南关驻于军（二营教导员）所在之营。1946年12月31日晚上到达，次日一早，于军等向我谈：聊城已攻开……”

王月瀛（阳谷县人，聊城战斗中任冀鲁豫第一军分区六团三营营长，团长是岳舜卿）在《革命自传》第169页记载：“阳谷县委李一丁同志又率领慰问团于1946年12月31日来到聊城东关慰问我们阳谷升级的指战员们，见到李一丁同志就跟见到老家的亲人一样，大家都非常高兴。同日晚，慰问团到达南关慰问，在南关驻于军（二营教导员）所在之营……”

阳谷县档案局原副局长于志强同志回忆父亲于军烈士（聊城战斗中任冀鲁豫第一军分区六团人事股长兼二营教导员）的《尘封的硝烟》一书第22页写道：“解放聊城期间，李一丁代表阳谷县委两次来看望慰问编入六团的阳谷的干部战士，还带了很多肉、鸡蛋和白面等慰问品，第一次是在1946年1月1日，第二次是在1946年12月31日，都是父亲（于军）接待的他，他还在聊城南关父亲的营区住宿一晚。这时聊城刚刚获得解放，父亲给他简要介绍了解放聊城的一些情况……”



“阳谷慰劳团”老照片（作者供图）

综合以上史料分析，这张照片应拍摄于1946年12月31日晚，李一丁同志率领阳谷慰劳团慰问聊城南关于军所在二营处之时。中间八仙桌后方穿深色军装的，应该就是李一丁同志；前方站立穿浅色军装、扎武装带的，则是于军同志。

拍摄时间、地点、人物逐渐清晰，只剩下拍摄者这个谜团了。然而，苦心人天不负，2026年5月7日，我意外发现某网站又上传了一张1947年4月15日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出版的《人民画报》，第三版上赫然刊登着“阳谷慰劳团”照片，注明了摄影者——裴植（时任军区政治部摄影科长，《人民画报》创办人之一）。至此，这张照片的各类信息得到了证实。

拥军支前是阳谷县人民的光荣传

统。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全县有近万名青壮年自愿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先后有1616人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数千人光荣负伤。1950年，全县有万余名热血青年报名参加志愿军，800余人应征入伍，奔赴朝鲜前线，百余人牺牲在朝鲜战场。解放战争期间，阳谷及原寿张县先后出动民工2万多人次，支援过徐州、巨野、东阿、金乡、郓城、卫辉、羊山、商丘、安徽十八里集、陇海、淮海等战役和战斗，足迹遍及苏、鲁、豫、皖四省，行程数万公里。

感谢那位摄影人，用镜头为我们定格了那个寒冬夜里最动人的一幕——这不仅是先辈们英勇奋战的珍贵缩影，更是阳谷人民与子弟兵鱼水深情的生动见证。

## 锁在箱底的军功章

□ 刘秀华

每到清明，我总去大舅袁运之坟前祭奠。站在那儿，他的一生历历在目。

1913年，大舅出生在博平县袁楼村（今在平区博平镇袁楼村）一个贫苦家庭。大舅是家里的老大，他小时候被过继给了叔叔，早早挑起生活的重担。艰难困苦的日子，也磨砺了他吃苦耐劳、坚强勇敢的性格。

大舅常对我说，他从小到大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饿、穷。也正是亲身受过这份苦，他暗暗下定决心，要拼尽全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让普通老百姓不再受欺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中原，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24岁的大舅再也坐不住了。那年秋天，他和村里11名有志气的年轻人，躲在村里一间昏暗的土屋里，面向党旗手缝制的党旗悄悄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就走上了秘密革命的道路，在家乡搞地下工作。

那时候的博平县很乱，日伪军和土匪勾结在一起欺压百姓。土匪头子罗兆荣投靠日本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入党之后，大舅加入在山抗日武装工作团，也就是武工队，专门跟罗兆荣这帮土匪对着干，带着乡亲

们反抗压迫。

母亲对我讲：“你大舅经常深夜才回家，大冷天棉袄上结满冰碴，人冻得浑身发抖，怀里的抗日传单却被保护得平平整整，一点儿都没湿。有时候他在外边受了伤，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但他从不叫苦，不让家里人担心。”

为了摸清敌人的底细，大舅好几次一个人闯进罗兆荣的匪巢打探消息。家里人每次都替他捏一把汗，劝他别冒险。他总是说：“不进狼窝，怎么摸清狼的底细？”他胆子大、有骨气，乡亲们打心底佩服他。因为他多次坏了罗兆荣的好事，这伙人把他恨透了，悬赏五百大洋，非要取他性命。1944年，村里出了叛徒，出卖了大舅，他不幸被罗兆荣抓走。

怕党组织前去营救，敌人没把他关在县城监狱，而是秘密押到七区杨官屯。在那里，大舅受了四十九天酷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烙铁烫身、竹签钉手指，各种折磨轮番上阵。我小时候亲眼见过他身上的伤：后背有好多铁丝扎的孔洞，牙齿也被打掉大半，到了晚年，说话还一直沙哑漏风。

再狠的刑罚，也没能让大舅屈服。敌人拿全家人的性命威胁他，他忍着剧痛，满嘴是血，依旧厉声斥斥：“你们可以拔我的牙、杀我的头，要我招供，是妄

想！”四十九天的折磨，敌人从他嘴里半个字的秘密都没套出来，也彻底见识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铁骨忠心。

后来，在党组织和亲戚乡邻的多方营救下，奄奄一息的大舅得以脱险。当被人抬回家时，他脸庞浮肿，浑身是伤。家人打来清水给他擦拭，一盆水瞬间变成了红色。出人意料的是，他硬是从鬼门关挺了过来。

1947年，全国各地掀起大参军的热潮，大舅所在的武工队正式编入刘邓大军，他瞒着家人悄悄报了名。

1947年6月的一天夜里，他跟着大部队强渡黄河，冲破国民党军的防线。此后，他随部队南征北战，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在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中，他总是冲锋在前，九死一生。

大舅生前常跟我们说，最难忘的就是孟良崮那场硬仗。当时敌人兵力是我军的好几倍，炮火猛烈，形势特别危急。他所在的部队负责阻击牵制敌人，接到命令后立刻牵马驮炮赶往阵地。敌机不停地轰炸，敌人一波接一波地往上冲。激战中，他的左腿被流弹打伤，肿得老高，根本跑不快。为了不拖队伍后腿，他就抓着马尾巴，跟着战马在炮火里往前冲。

仗打了几天几夜，硝烟漫天，很多战友都牺牲在战场上。大舅和剩下的战友

咬牙坚持，最终击溃了敌军，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

大舅打了半辈子仗，先后六次立功受奖。那六枚军功章，每一枚都是从枪林弹雨里拼出来的。常年的浴血奋战，也让他落下了一身难以治好的伤病。

新中国成立后，凭他的战功和资历，组织上多次要给他安排职务，都被他一推辞了。

大舅总说，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自己能活着看到太平，已经知足了。1952年，离家六年的他只领了一些简单的安家物资便回到袁楼村。他脱下军装，放下所有荣誉，重新扛起锄头，踏踏实实当起了农民。他从来不在人前摆功劳、讲战绩。村里修水利、忙秋收、搞建设，脏活累活他都抢在前头。他把军功章锁在箱底，一身伤疤藏在衣服里，本本分分做人，安安稳稳过日子，全村老少打心底敬重他。

1994年，81岁的大舅安然离世，出殡那天，全村乡亲自发前来送行。长长的队伍，写满了大家对这位老英雄最朴实的敬重与不舍。

大舅这一生，用一辈子的坚守，活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与忠心。他的故事，我们会一代代讲下去；他的精神，将一直照亮后代前行的路。